河汾教

遐

V
A195.776
W48

册 13
卷 13

廣執熱教潞安府學諸生

六月四日涖上黨之衡文臺以其七日試潞安長子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平順七學之士盖六百人試潞安府以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遂爲之廣執熱

自二帝以至周末爲世界之一截也自兩漢以至宋末爲世界之一截也虞夏如孟春商如仲春周之盛如季春其陽中入夏則陽極五霸如孟夏則漸熱七雄如仲夏則又熱秦如季夏則熱至於金石可爍流

崑岡可一炬故其病在殺戮之已甚其救之則當濯以解毒淫之苦是以漢興焉漢之興以寬大是濯之以清涼之水矣前漢如孟秋東漢如仲秋唐如季秋其陰中入冬則陰極北宋如孟冬則漸寒南宋如仲冬則又寒胡元如季冬則寒至於丘山可坼裂川澤可堅凝也故其病在萎弱之已甚其救之則當暄以生融和之氣是以我朝興焉我朝之興以英武是暄之以春陽之風矣茲四千年之變若以千歲爲春千歲爲夏千歲爲秋千歲爲冬者而總之以一春爲氣運之正則唐虞三代之爲行德之蒼帝也

1 JAN 1941

廣尚志教長子縣學諸生

試長子縣以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遂爲之廣尚志

兩何字可想見王子之氣大不平欲以勢屈士者也曰士何事應以士爲無用之堅瓠耳孟子直應之曰尚志辭甚毅則曰何謂尚志若以志爲空空無與於事者爲此文須折王子之不知士而諸生反有以王子爲善問者無誤與孟子論聖人之同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論士之尚志則亦曰居

仁由義非其有而取之非義殺一無罪非仁夫戰國之主皆取非義殺無罪者也士視之不啻如芻狗然在隱居即未有取人殺人之權然非義而一介之不受則實有其事也取非義之財者則不免有術以行乎其間而以之殺人者有之矣世之不法之士豈無有速人於訟獄而使之爲我引謝者乎豈無有請託於公而因以誣及善良使之不得伸者乎則無罪之不波及則亦實有其事也有其事則其志已步步允蹈之矣非徒空懸之以待得志而後弗爲之者也士之以志爲事聖人道之矣曰士志於道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仁與義定名也道虛位也不以生害人不以生易義則身殉之於仁義是之謂志士是之謂志於道邵子曰遠舉必至之謂志遠舉而必至則已有其事矣不可以爲無事事而空懸其志於萬物之上也大人者聖人而在上位堯舜湯武是也世之所謂居高位之大人則小人耳非孟子之所謂大人也予庚戌在京華曾夢陟太虛之上口吟以自快曰天地頂上有太虛太虛頂上有吾

儒吾儒頂上有周孔我與孔丘爲第一豈其晝之所謂志夜形之於夢乎而壬子有之萊之遊登其紀堂之麓有小峰而或表之曰大人者予笑曰是尚有出青天之外而杯巨海者矣茲不可捫大人之足跟惡乎其可以爲大人也命門人改題之曰小兒峰而或有罪我者矣曰若柰何以今之所謂大人者爲小兒耶予聞之又大笑昔者小兒戲於沙際而去或視之則遺黃白諸器委之而不顧而不知惜也王介甫歎曰人生世上視富貴如浮雲兒作息乃可耳嗟乎予尚恐大人之不能爲沙上之小兒也而乃欲以謬自大以方於古之人耶

廣必聞教襄垣縣學諸生

試襄垣縣以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遂爲之廣必聞

子張欲問士則宜問何如斯可謂士其問士則曰何如斯可謂之達是明欲問聞也非士之所以士也故聖人即詰之以其所謂達而子張遂獻其肺腸耳達之義我之耳聞人之義也聞之義人之耳聞我之義也書曰達四聰是我之聰達於四方也詩曰聞于四國者人聞我之謂也聖人曰聽思聰止計我之聽不

聽何暇計人之聞不聞也止計我聰之達不達何暇計人耳之聰不聰也佛氏稱耳有千二百功德止一四聰括之矣恐懼乎其所不聞人之所不聞者我之私也詩曰不聞亦式我之所不聞者我生而靜之性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人聽於無聲則我之性根達又不止耳根達也六十而耳順者性根達之於耳根也故秋香滿院問之人曰聞乎曰聞曰吾無隱乎爾香之不能不聞聞於彼者自然之理也吾惟恐其花之不香何患人之不我聞也故我聞人謂之達

是謂耳之聰達耳爲心司聽之官受命於心者也耳方聽而心即聽無時刻然聽之聲耳司之者聲之理則心司之者也心不能思則耳縱能聽而褒如其有充而弗之聞也故聽德之聰是謂心之睿達佛氏以聲爲塵聽爲識耳爲根乎又以心爲府思爲主睿爲權故心爲欲中則不睿而不能達之而爲聰矣是內不足以達之於外也達如達道之達自二達以至九達皆步步自近而遠非別有捷徑之可越亦非果有縮地之法之可一蹴而至也達道有五皆自我而達

之彼者也和則達不和則不能達孝之達尊之達皆自我而達之彼孟子所謂無他達之天下者也

廣所憂教潞城縣學諸生

試潞城縣以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遂

為之廣所憂

一朝之患在横逆終身之憂在存心吾請廣孟子之指亘萬古而不磨滅之精神是吾之大終身也任世百年而與之是非利害於其間者是吾之大一朝也先天而來後天而往之精神可聽其沈淪而墮墜耶則惡得不沈憂耶聖人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誠事天而立命則我已自分為登天之客其樂莫甚焉者

我之命已立之於不滅之天階矣我之自知審矣又何憂之有終身之憂正在此欲以解此憂則非事天而立命眞自知其有可樂之天命此憂終不能解患如疾病之患苦於形骸而呻吟之者既有此世界自應有此小人之坎纏其是非利害之交迕不過爲身患不能爲此心之精神患故人之所患我弗患焉者直欲以此百年之暫而立此萬古之大命如士子之以爲文之一日而遂得科第以去不再淹此學宮亢則一勞而永逸之計與吾又嘗以爲橫逆不在人世

而在吾心吾心之欲念卽理念之橫逆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者也故就欲消欲則欲愈熾緣情滅情則情愈濃太白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康節所謂妄欲斷緣緣愈重故性根透悟則幻景勘落眞知性而知天則知本而意未有不立誠者也人生而有此善惡之兩念猶天地間不能無善惡人之兩途人性先天而至善故惡念終不能爲之患天道萬古而常正故小人終不能爲君子患也情可化而爲性故小人可化而爲君子亂世可化而爲治世其爲小人與亂

世者暫也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即流蕩忘返歷千萬世而終未有不還其性之先天者即亂世未有無持世之君子以定人心之狂惑而立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者也邵子所謂有溫泉而無寒火陰從陽陽不從陰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造化之常也

廣往救教黎城縣學生員

試黎城縣以雖被髮纓冠而往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遂爲之廣往救

春秋之義夷狄相攻不志楚子伐陸渾之戎則志之陸渾在伊洛間其伐之途觀兵於周疆而問鼎則迫於天王之門庭矣故不可以不志也夷狄相攻鄉鄰之鬬也觀兵周疆同室之鬬也聖人非不欲盡天之所覆而胥養之以仁政然身不踰七尺齒不過百年步不過萬里勢必不能周之於遐遠是以治不過九

州也日月之食是謂日月之鬬也救之以弓矢者戴在天也然丙丁戊巳庚辛壬癸之日日食則占而甲乙則不占者應在四海之外也夫四海之外而我又安用占之是故以中國之道治中國其於夷狄則風聲之所施非可以教養齊之者而世之引夷狄之教以加於先王之教之上者則又引賊入家操戈入室而以同室之人供鄉鄰之拳楚者耳

廣四體教壺關縣學諸生

試壺關縣以猶其有四體也遂爲之廣四體

洛書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地二生火火屬禮地四生金金屬義地六成水水屬智地八成木木屬仁是亦猶四體之象也是謂左足履仁右足履智左手握義右手握禮是仁義禮智之實弗去而節文之以至於樂之生而惡可已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聖人之事也人生而即全體一聖人特自折而自刖之耳儒者稱四體佛氏稱五體五體兼首而舉之也

首則有四官目爲仁耳爲義口爲禮鼻爲智合五體則首其信而四體其四德也予嘗廣易象而稱六體六體者兼腹而舉之也腹有五藴則肝之木仁也心之火禮也肺之金義也腎之水智也脾之土信也腹應首而心之官又爲四官之長則心藴於腹以樞首與手足之五體者也腹也者兼四體之仁義禮智與首之信而合爲一人者也故天地之象聖人生於地而應天以布德於四方也在易象則艮爲手震爲足山峰者乎指之象山在地上如手在腹上也震出乎

地中而有聲如足在腹下而行即聲槖槖也艮之畫一覆四手指以一衡四者也震之畫一載四咸其拇則趾從之以舉者也拱手則拇在上故艮之一覆四之上也行則拇與趾俱故震之一列四之中也邵子於天根則足躡之於月窟則手探之探月窟而知物者應天下之事爲吾心之陰也躡天根而識人者立吾之所以爲人之命爲吾之陽也天根仁也月窟義也自天根而之月窟者禮也克己復禮爲仁是也自月窟而之天根者智也方如行義圓如用智是也仁

禮者陽之進義智者陰之退足自右而左也是亦左足仁而右足智智者姤之極而向乎復者也是又左手禮而右手義禮者復之極而向乎姤者也施四體而喻者其根心之仁義禮智不假於言者也凡人行則先左足故多稱秉于左股右之從左是智之從仁而冬之不能不春也姤極則復也故以仁存心智輔之者也知人之智即愛人之仁也用則便右手故謂稱斷其右臂左之從右是禮之從義而夏之不能不秋也復極則姤也故以義制事禮輔之者也行之之禮即爲質之義也先天圖

圖坤生復是自右而左也自右而左是右足從左足而而躡之躡之者仁而智即寓焉者也乾生姤是自左而而右也自左而右是左手從右手而探之探之者義而而禮即寓焉者也

廣所貴教平順縣學諸生

試平順縣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遂爲之廣所貴

曾子之學始終以身爲主其自課則三省其身垂教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其終則啓手啓足以至於易華睆之簀正而斃焉者始終求之於身也其告孟敬子者其將死之言惟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之三者亦止求之於身而已矣動容貌者洪範之所謂恭作肅也貌也出辭氣者洪範之所謂從作乂也言也正顏色者洪範之所謂明作哲

聰作謀也視聽也其所近之信即所謂睿作聖也思也三斯字即屬思其所以斯遠斯近者即思之收功也顏子克己復禮亦復之於視聽言動間故大學之正心脩身爲一章正心者正其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心而驗之於視聽食心與身未有截然爲兩物者也二氏之學欲養其心於身之外徒知謹食色以治心不知謹言行以治身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仁內而義外者乎集義之學蓋發曾子之蘊矣不集義則其身與心割之而爲一其於身止知養之而不知脩之也其於心止知清之而不知正之也不集義則其所謂仁者亦幻景耳無用之體亦不可謂之體矣心即清亦不可謂之正矣豈有心正而施之於身則乖者乎豈有純仁之人而推之於事境則窒而不通者乎故脩身之學既節食色又謹言行非徒固精調氣兀坐延年者之所能盡也

廣屯蒙教潞安府等七學諸生

試易以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遂爲之廣屯蒙

震在坎上則坎謂之雨而稱解雷動乎上而雨霈乎下之象也震在坎下則坎謂之雲而稱屯雷在雲中而未成雨之象也雲雷之初交而雨是天地之氣初交也氣交而天地晦冥是草昧之象宜以經綸應天造之時也故曰見見而不失其居者不失其守也元亨故見利貞故不失其居也當亂世而欲有爲我可

以易世而不爲世易孔子曰天下有道吾不與易又曰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荷蕢荷蓧沮溺接輿之流隱而不失其居者也惟恐失其居是以不敢見也君子見而不失其居者也而諸生之爲文者皆以不失其居爲將見未見之義以居爲隱居之故所矣如此則於失之義未叶也將見而未見是爲不出其居未可以爲不失也蒙泉初出於山之象也蒙之爲言童也初出故童也故易稱童蒙又雜也泉本於山其源一出則清濁之雜矣杜詩曰在山

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詩曰蒙伐有苑蒙亦交雜之義也畫雜羽之文於盾也蒙盖情之初發而爲情之時是意之乍動而有善惡故雜之也如易所謂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君子正於此截然辨之如易牙之舌不可欺以淄澠如李贊皇之辨石頭城下水之非金山之清泠也爲善以去惡雖理欲之雜之際而我未嘗不著也自有不雜之知也屯盖自亂而之治故君子以經綸蒙盖自性而之情故君子以果行育德故屯爲君道而蒙爲師道屯欲建侯而蒙欲求我也則經

綸育德之別也

廣含怒教潞安府等七學諸生

試書以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遂爲之廣含怒

無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文王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也是未嘗不怒也怒在殘民者也怒密不怒阮也怨詈者聖人之所不能免愚嘗見旅人之苦於雨而失足山坂者至仰而詈天夫小人亦豈知天地之大哉則宜其有怨而詈之者愚爲諸生

時見視學之師秉道而蹈以繩士於禮而士有怨之者殆近於詈狎或有繩士之不律者於法則他人有代爲之詈者矣人心如三嶴之嶺之不可平如九淵之水之不可測亦何極之有文王之聖其囚羑里時人或辱罵於玉門則寔有詈之者矣當鬼蜮金作之時而欲人之不詈惡乎能君子方憐之不暇而又暇怒又暇含之耶乃若所怒則有之怒已之滯滯於人欲之場而不克奮飛耳則自怒其不果者也如大鵬之怒而飛而翼若垂天之雲不怒則無氣而不足以飛耳蘇秦之引錐刺其股血流至踵者亦自怒者也惜乎其不知所以怒怨之者耳

廣君宗教潞安府等七學諸生

試詩以君之宗之遂爲之廣君宗

豳雅曰君之宗之朱傳曰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呂東萊曰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盖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朱呂之說不啻舉燭而時義家謬解之曰以君道治其異姓以宗道治其同姓是以宗子爲即君也則所謂下則各統於宗者作何解自時義之坊刻盛傳而士

以此屬文上以此錄士寧悖傳注而決不敢悖坊刻者恐注說之不見收也甚矣坊刻之權之尊於傳注也朱子家禮所謂民間之宗法詳矣宗子者毋民間之族各有嫡子孫之長者爲一族之主以祀其祖而一族人皆屬之也故納婦者先禮宗子夫婦即仕而歸以祀其祖者不敢自爲主必以宗子主而躬從之宗法立而民間之系不亂故民之不馴者宗子得而治之民之大不律者有司就宗子以收之而天下無逋民無流亡而不返之籍而天下之亂不得起治

宗子而族人束手以聽矣此所謂以簡御煩之道也今之王府弁冑尚用此法而民間之宗法蕩無餘矣族人以叔季之晚出者爲尊行而侮宗子宗子方請罪之不暇而惡乎其長之宗法不立而宗族之中往往叔季之支擅其權此散亂而無紀之漸非聖人之所整屬天下之道也有宗法而君之於其上者執其大綱而一舉則萬應於治何有故宗之者佐君之之制也

廣正月教潞安府等七學諸生

試春秋以春王正月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桓公元年春王正月莊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文公元年遂爲之廣正月

隱不書即位以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書即位者正也桓之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以深絕之美惡不嫌同辭也莊不書即位亦以上無所稟內無所承也文之書即位告廟臨羣臣禮之正也謂正月爲建子之十一月者則孔子道之

矣家語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蟲何也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據聖人之言則周之改月亦居可睹矣謂春爲夏時而冠之則尚有疑焉周三月本夏正月則稱春宜也正月二月本十一十二月奈何可以冬爲春也周不改時而聖人改之殊不順且聖人自改時而行天子之事以冬爲春乃失其實乎其義亦何所取也陽明曰周亦

問十一十二月之冬可以爲春乎曰一陽二陽三陽謂之春四陽五陽六陽謂之夏一陰二陰三陰謂之秋四陰五陰六陰謂之冬陽明於朱子之說無弗駁者獨於改月無他說愚疑惟周之改四時故孔子欲行夏時行夏時者欲以春還春自寅始夏還夏自巳始秋還秋自申始冬還冬自亥始也不但以正月還寅而已春秋之所書春夏秋冬者周時也則聖人蓋欲得志於天下而行夏之時者也